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丝绸之路

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

郑炳林 樊锦诗 杨富学 主编

讨论会文集

(下)

三秦出版社

PDG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 学术讨论会文集

主 编：郑炳林 樊锦诗 杨富学

主 办：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
敦 煌 研 究 院

三秦出版社



目 录

上 册

新发现最早的活字版西夏文佛经·····	陈炳应(1)
吕注《孝经》考·····	聂鸿音(9)
德藏吐鲁番所出西夏文《郁伽长者问经》残片考 ·····	孙伯君(30)
莫高窟北区 B128 窟出土回鹘文《慈悲道场忏法》 残叶研究·····	张铁山(37)
回鹘文三种文字的译本及其存在的问题·····	刘戈(48)
回鹘文藏密经典所见“七宝”考 ·····	王红梅 杨富学(63)
回鹘语tǎngri、qayan、xan语源考 ——兼谈波斯语对回鹘语之影响·····	王新青(74)
新疆安得悦出土古藏文写本研究·····	杨铭 胡静(93)
敦煌藏文写经生结构分析·····	张延清 谢尔萨(110)
法藏敦煌藏医文献 P.T.1057《藏医杂疗方》的科学价值 探讨·····	李应存(126)
匈奴文字初探·····	芒·牧林(135)
近十几年来敦煌石窟区考古发现中的蒙古文文献 ·····	嘎日迪(166)
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残文书 B119: 7·····	敖特根(171)

敦煌文献所见梵文影响汉译佛经句式之一例

..... 王庆(192)

从佉卢文文书看鄯善国僧人的社会生活——兼谈

晚唐至宋敦煌世俗佛教的发端..... 夏雷鸣(202)

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研究的未来与前瞻..... 李树辉(220)

汉于阗吐蕃文献所见“龙家”考.....黄盛璋(225)

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高昌回鹘文化..... 李树辉(259)

甘州回鹘与周边政权的关系及其特点——甘州回鹘

历史区域地理分析..... 朱悦梅(301)

试论吐蕃统治敦煌的基层组织.....陆庆夫 陆离(321)

从敦煌史料看唐代陇右地区的后吐蕃时代..... 马德(341)

“引路菩萨”与“莲花手”

——汉藏持莲花观音像比较..... 李翎(353)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民间佛教信仰..... 党燕妮(371)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佛教研究的成果与问题

.....赵晓星 寇甲(395)

西夏人的社会风尚与精神风貌辨析.....穆鸿利(423)

漫谈西夏家具.....杨森(430)

略论西夏的原始宗教与佛教的关系.....崔红芬(462)

西夏地区流传的宗密著作考述.....马格侠 张文超(480)

“曲尤”考.....李正宇(489)

“昆仑”地望考.....李并成(499)

“饼”源“胡”说——兼论数种面食名称的起源

.....高启安(506)

下 册

敦煌石窟于阗国王画像的几个问题.....沙武田(535)

中国发现东罗马金币波斯萨珊朝银币相关问题研究

.....王义康(557)

从《教坊记》曲目考察词调中的西域音乐因子

.....高人雄(576)

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辽代鎏金银冠.....李永平(593)

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墓葬画像砖上的披发民族

.....郭永利(602)

青金石古今中外名称考

.....阿合买提江·艾海提 阿布力克木·阿布都热西提(619)

试论阔端在“凉州会见”前后的宗教信仰问题

.....尹雁(633)

唐代吐蕃高僧法成研究.....王百岁(640)

晚唐五代河西地区的居民结构研究.....郑炳林(671)

佛教音乐“契”之含义及相关问题探析.....李小荣(704)

敦煌写本许负系统相书考.....王晶波(719)

佛教造像——敦煌佛教造像的君权意识.....蔡伟堂(741)

从敦煌歌辞看唐代敦煌地区禅宗的流传与发展

- 王志鹏(757)
-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缀合拾遗..... 金滢坤(773)
- 跋《凉州公教信友迁葬麦神父并兴修公坟碑记》

- 王继光(787)
- 《元史》记载的部分典籍编译始末考..... 王梅堂(803)
- 敦煌摹本，了结千古一字

- 《兰亭集序》“快”字考..... 吴迪 赵丽明(826)
- 敦煌文书中北周时期写经及相关问题探讨..... 崔峰(842)
- 敦煌愿文语词诂解..... 敏春芳(858)
- 库木吐拉 GK20 窟和北凉北魏早期佛教造像的比较

- 王征(881)
- 宋代以前“博士”流变考释..... 徐晓卉(886)
- 试释《唐神龙三年(公元 707 年)高昌县崇化乡点籍样》
- 杨学勇(892)

- 会议议程 (904)

- 兰州大学副校长杨恕教授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 (907)

-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副会长聂鸿音研究员致辞 (910)
- 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研究员致辞 (912)
- 敦煌民族研究论著目录索引..... 杨富学 李国 (915)

敦煌石窟于阗国王画像的几个问题

沙武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在敦煌石窟壁画中，没有发现有明确身份关系以供养人身份存在于洞窟壁画中的中国历史上某一位帝王画像，却发现有几身于阗国王作为供养人画像的情况，这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现象，同时于阗国王的画像是以中国传统帝王的装束打扮形象表现，就更显其独特性。再者敦煌壁画中，即使是后来曾称过“天子”的敦煌西汉金山国开国皇帝张承奉或称过“王”的曹氏归义军节度使们，均没有发现以汉族帝王的形象表现。因此诸多因素表明于阗国王画像在敦煌石窟壁画中的出现意义深远，当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有鉴于此，本文欲就这一问题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 基本资料

1、供养人画像

于阗国王以供养人画像的形式出现于敦煌洞窟壁画中，现存有莫高窟第98窟、第4窟、第454窟、榆林窟第31窟四身。详细如下：

其中莫高窟第98窟者是最为重要的一身，位于洞窟主室东壁门南北向第一身，头戴冕旒，身着衮服，一派中国帝王的装扮；头顶一大华盖，两侧二童子飞天；脚下从地中伸出一女神，

手托于阗国王二脚；腰佩一较长手柄饰剑。造像前有题记牌柱，上题“大朝大宝于阗国大圣明天子 即是窟主”。第98窟为曹议金功德窟^①，建于后唐同光年间的923-925年^②。曹议金时期为了巩固归义军政权，维护周边的安定团结，向西嫁女于阗国王李圣天，向东娶甘州回鹘天公主为夫人。结合题记并当时的历史事实，此像即为曹议金女婿于阗国王李圣天供养像。

由于98窟于阗国王李圣天供养人画像的确定，作为图像比较资料，最终使我们确信榆林窟第31窟、莫高窟第4窟两身同类造像的人物身份关系。因为这两身供养人画像与此98窟李圣天像完全一样，几无变化，可以证明是同一人物。

榆林窟第31窟甬道北壁供养人画像均有残，但仍可看到西向第一身为一王者形象，头戴冕旒，身着衮服，气度轩昂；身后为一女像，身着大袖裙襦，披帛，头饰虽不清，但大概可辨为有步摇、凤冠，项饰之多重宝石清晰可见；身后为一似小孩供养人，残毁不清。

而就榆林窟第31窟而言，所见最早记录的是现藏于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曾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过一段时间的李浴先生手抄稿《榆林窟佛教艺术内容调查》：“窟口：南，男供养人一身；北，女供养人二身（第一身或是李圣天夫人）。”^③记载略有误，但也是认识到了李圣天夫人的问题。可能是笔误所致，因为甬道北壁前后一男一女像是十分明确的，且男像的王

① 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94-236页。

② 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15-119页。

③ 李浴：《榆林窟佛教艺术内容调查》（手抄稿），现藏于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相同记录又见于李浴《安西榆林窟（万佛峡）志略》（手抄稿），现藏于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

像装束也是极其明显的；又第二身才是李圣天夫人，而非第一身，这也是相当容易辨别的，也应系误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随张大千来敦煌的谢稚柳先生《敦煌艺术叙录》，记录甬道北壁“男女像三身”，“第一第二身，于阗国皇帝皇后像”，“第三身，剥落不可辨”。^①敦煌研究院编《安西榆林窟》后附有对安西榆林窟进行长时间考察和研究的霍熙亮先生著《安西榆林窟内容总录》，记录第31窟甬道北壁“北壁垂幔下画于阗国王、王后、一童子供养像（残）”。^②王惠民在对敦煌石窟内容总录进行重新整理时也沿用了霍熙亮先生的意见。^③另，曾在榆林窟工作过较长一段时间的张伯元先生，在其《安西榆林窟》中的记录为第31窟甬道北壁“于阗国王、皇后像各一身、侍从一身”。^④可见学者们基本一致认为榆林窟第31窟甬道北壁的供养人画像是于阗国王、王后供养像，而且通过笔者专门的研究表明，这两身像就是于阗国王李圣天和他的曹氏夫人。榆林窟第31窟是李圣天在敦煌的功德窟“天子窟”，具体是由其大太子从德主持营建。^⑤

莫高窟第4窟主室东壁门南北向第一身也是于阗国王画像，身后为女供养人画像。这身于阗国王像和莫高窟第98窟的

① 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74页。

② 敦煌研究院编：《安西榆林窟》，日本平凡社，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260页。

③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16页。

④ 张伯元：《安西榆林窟》，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50页。

⑤ 参见沙武田：《敦煌石窟于阗国王“天子窟”考》，《西域研究》2004年第2期，第60-68页。

画像十分相似，所处洞窟位置也是相一致的；另外从画像特征上看同榆林窟第31窟后甬道北壁的于阗国王像也是极其相似，而和莫高窟第454窟主室东壁门南北向第一身的于阗国王像相差较大，也就是表明敦煌石窟中见到的于阗国王的四身画像，其中莫高窟第98、4窟、榆林窟第31窟三身似为同一人，而莫高窟第454窟则是另一人，具体是为967年继承李圣天为于阗国王的尉迟输罗（Visa Sura），亦即此前一直在敦煌活动的从德太子，曹议金外孙，曹元德、元深、元忠外甥。从德继位是967至977年，年号天尊^①。对此笔者有专文研究，可供参考^②。

莫高窟第454窟主室东壁门南北向第一身供养人画像，为一身高约有2米的人物，戴冕旒，身着袈裟，一派中国帝王的装扮，身后立一男性侍从。在《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和《敦煌石窟内容总录》中均说明为于阗国王像^③，霍熙亮先生认为是甘州回鹘天可汗^④。对454窟于阗国王像，霍熙亮先生认为是甘州回鹘天可汗，笔者则持不同意见，因为由伯孜可里克石窟属于回鹘时期洞窟壁画中的回鹘国王像，和莫高窟第409窟的回鹘国王像可知，回鹘供养人画像的形象完全不同于莫高窟第454窟这一供养人画像，同时参照前述洞窟中的相同画像，因

① 张广达、荣新江：《关于唐末宋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第193-199页。

② 参见沙武田：《关于莫高窟第454窟窟主的一点补充意见》，《敦煌研究》2003年第3期，第7-9页。

③ 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82，第168页。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96，第186页。

④ 霍熙亮：《敦煌地区的梵网经变》，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文物出版社，1997，第213页。

此 454 窟这一身王者像还是以传统意见认为的于阗国王像为准。另在敦煌石窟中出现这种身著中国汉族帝王装束的人物画像，一般的认定均为于阗国王，还没有见到有内地中原帝王或其它人物画像的情况。

2、新样文殊变中

1975 年 10 月敦煌文物研究所对莫高窟 220 窟的重层甬道进行了整体搬迁，露出了底层壁画，新剥出的壁画中，位于甬道北壁的是中间一铺文殊变。由发愿文可知，该画成作于后唐同光三年的 925 年，是由当时敦煌著名天文历史学家翟奉达出资绘画，画面下部有翟氏家族翟奉达亡父、亡兄及弟、亡孙、亡男等供养人画像并题名。其中有题“敬画新样大圣文殊师利[菩]萨一躯并侍从”，即表明该文殊变是为“新样文殊”。

“新样文殊”之“新样”，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原报告中所指出其粉本来源于于阗，且有三个基本的特征：一是文殊为单独出现，而一般传统所见文殊与普贤必定一同存在；第二方面，文殊造像中常见的控狮者为昆仑奴，而新样中则改为于阗国王。第三，文殊像为正面像，而一般常见则为侧身像。现在看来当初的论断是有一定道理的，只是部分因素或有所歧义，或有不合此定义者，同时要考虑更为复杂的因素与更多造像存在的情况。对此笔者已有专文说明^①，在此不赘。对“新样”文殊而言，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传统和常见的文殊变中牵狮子的人物均为黑肤卷发的昆仑奴形象改为于阗国王。

第 220 窟“新样文殊”主本画面这文殊三尊像，即主尊文殊、狮子、于阗国王，其中驭狮者于阗国王，为一青年形象，络腮胡，姿态丰盈，双手执缰，头戴红风帽，足蹬高筒毡靴，

^① 沙武田：《敦煌 P4049“新样文殊”画稿及相关问题研究》，《敦煌研究》2005 年第 3 期。

站立流云上，上侧题名：

大圣感得于阗

普观受持供养

……国王于……时

与此十分相近的敦煌藏经洞发现大量“新样文殊版画”，于英、法、俄、北京等地敦煌版画中多有见到，其中于阗国王位于狮子右侧，双手执缰，头戴风帽，蹬高筒毡靴，站立流云上；善财童子，垂髻，上身半裸，绕带，下身着裙，有腰围，屈身合十礼拜文殊，站流云上。

作为敦煌“新样文殊”画稿，P.4049画面中画五尊像并一狮子，分别是为骑狮的文殊菩萨、驭狮于阗国王、善财童子、佛陀波利与圣老人。于阗国王位于狮子左侧，一手执缰一手拿鞭；于阗国王作老胡人形，高鼻深目，头戴风帽，身着四衫外袍，足蹬毡靴。

文殊变中出现于阗国王，另有榆林窟五代第19窟西壁南侧文殊变，驭狮为于阗国王，于阗国王人物特征并服饰等均与前几者有所不同。与此相似者是莫高窟第25窟西龕北侧五代宋画文殊变，也有于阗国王。另榆林窟五代第32窟东壁门南文殊变，于阗国王头戴冠，身着袍衫。诸如此类文殊之三尊五尊像式新样文殊变，一直发展到西夏元时，如榆林窟第3窟和莫高窟149窟者^①。与以上几幅造像颇有相似，但又不是完全一样的是出自藏经洞，现藏于法国的一份“五台山图文殊化现图”，编号EO3588，绢本著色^②，整个画面主体反映的是五台山的地理地

① 以上资料更详细者可以参考孙修身《敦煌佛教东传故事画卷》，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

② 《西域美术·伯希和敦煌绘画品》第二卷，日本讲谈社，1994年。

形全图，及各种文殊佛画现的故事并祥瑞图。牵狮于阗国王身著红色紧身袍衣，头戴帽，为一老者形象，位于狮子左侧。更晚的五台山南台佛光寺文殊菩萨五尊像原塑于金天会十五年（1137），其中也有于阗国王像。另据孙修身先生研究表明，在日本大量的新样文殊造像中控狮者均为于阗国王，其形象特征与敦煌比较接近^①。

3、佛教史迹画中

在敦煌佛教史迹故事画和瑞像图中，由于有大量的与于阗有关的情节画面，因此于阗国王像也是多有反映，集中表现在莫高窟第454窟甬道顶的“牛头山图”中的小画面故事情节“于阗王诚心礼请释迦”、“毗卢遮那阿罗汉请于阗王修建的佛寺”、“于阗国都城”等当中^②，其中所画于阗王均与前所述几身，大同小异，全为汉族帝王的打扮。只是全为小像，大略勾描，看不到细节。另外此类造像只是故事情节的需要，因此也就无法一一核定人物身份关系，纯为象征性图像。

二 社会历史背景简说

莫高窟第98窟是曹议金功德窟“大王窟”。虽然说于阗国王像是重修内容而非原作，但是作为“大王窟”内的于阗国王像，非李圣天莫属，因为五代初曹氏归义军时期，于阗与沙州曹氏政权政治联姻，于阗国王李圣天娶曹议金女为妻。98窟又是一所强烈反映归义军政治现实的洞窟，集中反映在洞窟内所

① 孙修身：《中国新样文殊与日本文殊三尊五尊像之比较研究》，《敦煌研究》1996年第1期，第47页。

② 孙修身：《敦煌佛教东传历史故事画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第103-105页。

绘大量的张氏归义军时期的大家族与大官僚属们的供养人画像。那么于阗国王李圣天的画像也表达着相同的意义，正如马德先生在《曹氏三大窟营建的社会背景》一文中对第 98、100、454 三大窟营建的社会背景作了详细而令人信服的考论，认为曹议金执政时期，曹氏政权实际只有效控制着弹丸之地孤悬塞外的瓜沙二州，前代“金山国时代的连年征战及其残败使敦煌地区的经济遭受重创，加之水灾虫害，更是元气大不振；周围各少数民族政权虎视眈眈，严重威胁着瓜沙的安全；恢复归义军旧制，还要屈辱地代‘金山国’履践与甘州回鹘的‘父子’之约……正是处于这种内忧外患的困境，所以在上两份文书中（P3262、P3781）一再祈愿‘四方开泰，使人早还，风雨顺时，五谷殷实’，‘四方开泰，使人不阻于前程；南北休征，口骑往来而无滞，蝗虫飞散，万劫不起于边口；水治洪津，竟唱南风之雅颂’，‘河清海晏，千年无九横之殃；夏顺秋调，万载罢三灾之难’，等。同时，刚刚恢复的归义军政权内部也很不稳，《祈愿文》（P3781）中所谓‘府僚大将，各尽节于辕门；亲从之官，务均平而奉主’即透露了这一迹象。当然，也反映了曹议金希望僚属们能齐心协力，助他振兴归义军政权的雄心大志。不仅如此，曹议金还在 98 窟中绘制了二百多名僚属的供养像，即是他以此作为笼络人心，实现其愿望的一种手段，同他的‘祈愿’所表达的愿望完全一致。”“除此而外，曹议金时代的其它一些佛教文书，如礼佛文、发愿文、燃灯文、回向文等，都有类以上两件造窟文书中的‘祈语’”^①。敦煌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历代节度使及都僧统等开大窟，本身是为了庆祝自己升任节度使或都僧统，反映佛教石窟的世俗性的一面。另外，大型甚至于超真人大小及家族供养人画像的绘入洞窟壁画中，也是佛教

① 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 页。

世俗化为政治服务的表现。从第 98 窟以至于其后各大窟内绘入大量的供养人画像，特别是窟主夫妇并家族大小，男女老幼，还有历代节度使的顺序排列，使人感觉并非佛窟，而是成了家族庙堂，因此这一时期创建大窟 98 窟一个明显的原因即为了各窟主及其家族，也就是所有这些大窟基本上反映的都是曹氏家族几代所有男女老幼的画像供养与题名，与其是为了开佛窟敬佛，倒不如说是为了借佛之名而行人事之美，大有家族祠堂、纪念馆的性质。各种需要的综合便使得于阗国王李圣天的画像也自然地走进 98 窟。

另外我们也可以发现于阗国王像出现在敦煌石窟中，集中在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是与当时曹氏归义军的外交政策密切相关。

公元十世纪于阗和沙州曹氏归义军的紧密关系，荣新江先生先后作过大量的研究，特别是通过荣先生对有关记录于阗人在沙州的活动年表，可以看到在十世纪一整个世纪期间，有着相当频繁的“于阗使”“于阗僧”等往来于于阗和沙州之间，^①曹氏也有使节不断往来其间。于阗与沙州曹氏的密切关系，也可以从敦煌石窟艺术中为数不少的于阗人供养人画像，如莫高窟 98、454、4 窟、榆林窟 31 窟于阗国王像，及莫高窟 61 窟、榆林窟 35 窟于阗“天公主”像，莫高窟 244 窟于阗太子供养像等，以及藏经洞出土包括汉文、于阗文、藏文等文字所反映有关于于阗或于阗与沙州关系的文书、佛教文献等得到证明。而曹氏与于阗的互为联姻、于阗太子久居敦煌更是两家关系非同一般的

① 张广达、荣新江：《关于敦煌出土于阗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于阗史丛考》，上海书店，1999 年，第 111—129 页。荣新江：《于阗王国与瓜沙曹氏》，《敦煌研究》1994 年第 2 期，第 111—119 页。

不可辨驳的事实^①。于阗国王“天子窟”的存在又更是这种特殊关系的集中体现和必然结果。^②

又敦煌石窟艺术中所反映有关于阗历史或敦煌和于阗之间的密切关系的资料为数不少，孙修身先生早年就敦煌石窟艺术中存在的于阗瑞像、于阗国王、太子等供养人画像并题记资料等方面探讨了敦煌和于阗的关系。^③而孙先生对于敦煌石窟艺术中的大量于阗瑞像有专门介绍^④，另外张广达、荣新江二先生对这一问题也有精辟论述。^⑤又荣新江先生谈到于阗人对敦煌石窟艺术诸如瑞像图、于阗王像及于阗人在莫高窟造窟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和产生的深远影响时，指出“敦煌石窟主要是指甘肃西部敦煌的莫高窟和安西的榆林窟，在这两所石窟中，保存了不少有关于阗的绘画资料，有于阗的‘瑞像图’，有于阗的供养人像，还有一些尚未辨别出来的于阗人绘制的洞窟”^⑥。

① 沙武田、赵晓星：《归义军时期敦煌文书中“太子”探微》，《敦煌研究》2003年第4期，第45-51页。

② 沙武田：《敦煌石窟于阗国王“天子窟”考》，《西域研究》2003年第2期，第60-68页。

③ 孙修身：《敦煌佛教艺术和古代于阗》，《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第52-59页。

④ 孙修身：《敦煌佛教东传历史故事画卷》，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有关敦煌石窟艺术中于阗瑞像的研究，也散见在孙修身先生佛教史迹画、瑞像的论文当中。

⑤ 张文达、荣新江：《敦煌瑞像记、瑞像图及其反映的于阗》，《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3，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69-147页。

⑥ 荣新江：《略谈于阗对敦煌石窟的贡献》，《2000年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百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提要集》，敦煌研究院编，2000年7月，第89页。

三 图像解读

1、造像的宗教意义

在莫高窟第98窟于阗国王李圣天供养像可以看到另一个十分重要的造像特征，即从地涌出半身双手托于阗国王二脚的女神像，对此史苇湘先生早年在解释98窟李圣天供养像时就十分敏锐地指出当与于阗的毗沙门天王信仰关系十分密切^①。在此在史苇湘先生基础上欲就此作进一步详细论证与说明。

于阗是一个佛教信仰十分发达的社会，其中最有特征性和代表性的当属毗沙门天王信仰。毗沙门天王为佛教四个守护神中的北方天王，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毗沙门天王为于阗护国神，在佛教中一般认为毗沙门天王和吉祥天女或为兄妹或为夫妻，也表示他们共同保佑于阗五谷丰登。我们还可于有关于阗的传说及如《于阗国授记》《于阗教法史》等中见到的记载可知，第一代于阗王英勇神武，敬重佛法，他建国后，苦无子嗣，央求毗沙门天王赐给儿子，毗沙门天王遂从额中剖出婴儿给于阗王，但婴儿只是啼哭，不肯吃奶，于阗王只好再到神祠祈祷。当其时，神坛前土地忽然隆起，流出乳汁，小王子就吃此奶长大，后来智勇双全，更为毗沙门天王立祠，故而历代于阗国王自称为毗沙门天王之后，毗沙门天王自然也成为于阗的重要护国神之一。于阗人对毗沙门天王的特殊感情和意义，另在于阗藏文文献《阿罗汉僧伽伐弹那授记》和《于阗国阿罗汉授记》中，记载有于阗人在国内佛法将灭之时，僧侣们在离开那里前往吐蕃寻求庇护时，在他们的长途艰辛旅途中总是得到

^① 《敦煌学大辞典》，第179页。